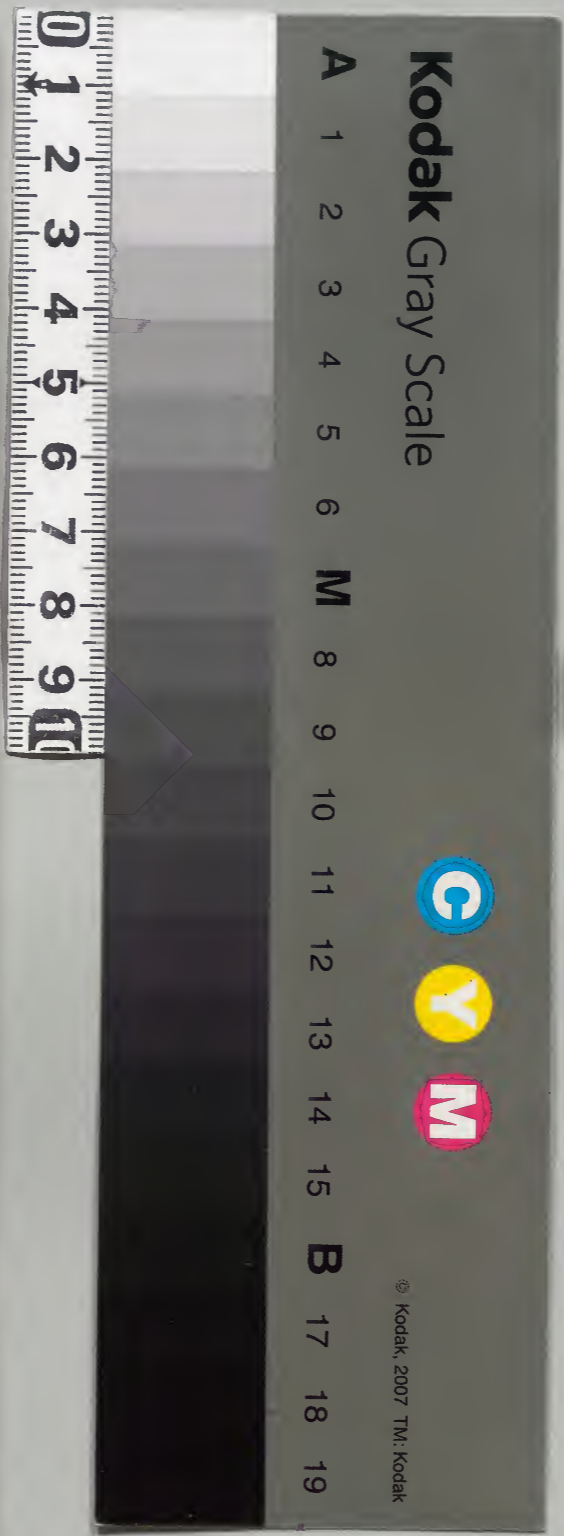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函三三號
 架六六
 冊四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函三三號
 架六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43
冊數	4 (2)
函號	277 7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上孟備攷
定本

新刻徐闇公先生四書備攷定本目次

上孟

○孟子

○梁惠王

○晉

○秦

○楚

○梁襄王

○齊宣王

○勾踐

○燕

○滕文公

○薛

○巡狩

○明堂

○魯平公

○微仲

○膠鬲

○置郵

○孟賁

○七十子

○四配

○十哲

四書備攷

上孟目次一

○兩廡十 ○天時 ○地利

○子噲附子之 ○魯繆公 ○世柳

○申詳 ○公明儀 ○豳風七月之詩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註 ○龍子

○都鄙問助法八家同井註 ○小雅大田之詩

○庠序學校 ○井田 ○神農

○耒 ○郭 ○釜甌 ○益

○契 ○麻縷絲絮 ○狐狸

○繩納 ○趙簡子 ○小雅車攻之詩

○公孫衍定本 ○張儀 ○禮

○嫁 ○周霄定本 ○耕助

○蠶繅 ○梓匠輪輿 ○戴不勝

○宋王偃欲霸註 ○薛居州

○改干本定本 ○飛廉定本 ○申韓佛氏

○匡章 ○陳仲子 ○盜跖

○ 荆新木助法入 ○ 燕燕 ○ 申韓制六詩
 ○ 宋王聖德辭 ○ 井 ○ 籍我作神農
 ○ 蠶桑 ○ 郭 ○ 耕可歸興 ○ 漢不類
 ○ 秋 ○ 麻 ○ 周霄 ○ 棟桓
 ○ 公解 ○ 也 ○ 聚淵 ○ 豐

四書上孟備考定本

雲間徐孚遠閣公父輯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鄒故為鄒人父激公宜娶仇音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疑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為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

止孟備考

官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妻辭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左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入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

孟子曰
又皆知
以食
以學
意夫學

上孟蒲考

皆成名
立身也
本也
位也
而飾貌
者好質
性同倫
而學問
者智是
知誠彌
琢磨非
金也而
可以為
金詩書
辟非心
心而可
以屬心

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五人之舉，密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慕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惠王不果，所言當時天下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子。

梁惠王

惠王名瑩，魏武侯子，擊之子也。僭稱王為惠王。初，武侯卒，瑩與

公仲緩爭為太子，瑩遂殺公仲緩而立。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魏將為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座。取龐。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頊，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亡其國。今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擇善。十六年，與齊威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所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黔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伐邯鄲，趙請救於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收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陽縣名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城中山，使子奇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滅。三十年，魏伐趙，告急於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

上五傳考

子申殺龐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攻伐我秦將商君詐
我將軍公子卬而襲破其軍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
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為太子初魏相公叔座
病惠王往問之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
國而聽之即不用必殺之王諾而去公叔召鞅曰吾先君而後
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必速行矣鞅曰君既不能用子之
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鞅過秦見孝公大悅與謀
國事致有公子卬之敗惠王始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也三
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怒不受復內之秦人殺
之車裂以殉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怒於河南惠王數敗於軍旅
卑禮厚幣以招賢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三十六年復與
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

晉

晉姬姓侯爵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武王與叔虞
伊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予與之唐及生子文
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
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
擇日立虞成王曰吾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禮

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春秋時。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六卿。後晉君失政。六卿專權。周定王十一年。智韓趙魏共滅范。中行分其地。十六年。趙韓魏又共滅智。氏分其地。安王二十六年。三家共廢晉君。而分其地。號曰三晉。

秦

秦嬴姓。伯爵。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墮。郊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賜姓嬴氏。是為伯爵。伯爵十世孫。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楚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政。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重黎之弟曰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封於蠻貊。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破之。襄

陵得七邑

梁襄王

襄王名赫惠王子也。襄王立，惠王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
日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諫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
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
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
以告犀首。公孫衍也。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其惟惠公乎，請告惠
公。」惠公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
葬于楚山之尾，纒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君心欲一

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鬻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
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
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
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
文王之義也。若此，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善。」敬弛期，更
擇日。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蘓秦為趙合從，說魏王。魏王曰：「
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之敬以國從。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
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

上孟蒲考

七

年魏盡入上郡於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
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
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張儀復
歸秦。魏至王假秦灌大梁，遂滅魏為郡縣。

齊宣王

宣王名辟疆，威王子也。其先陳厲公佗之子田敬仲完之後，敬
仲奔齊，數傳至桓弒簡公，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為封邑。三傳
至田和，乃遷齊康公於海上，求為諸侯。代有齊國，和卒子桓公
立，桓公卒子威王立，威王卒子宣王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
致伯於秦。二年魏伐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
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
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入於魏，不
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
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怨于齊，
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
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
東委國於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
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

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鄒忌事宣王，仕也。薦人衆，宣王不悅。晏

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

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幾何？」人宣王因是知晏首之

壅塞也。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

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

七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

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汨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畢，黍

梁父，皆山之陰則却居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

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

也。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

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

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作色曰：「王者

貴乎？」士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

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惠壘五十步而探樵者，死不赦。有能得

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

士之壘也。王默然。十九年，宣王卒。

勾踐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庶子也。封於會稽，以

上孟蒲考

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允常之
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為越王。元年，吳
王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
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射傷吳王且死。告
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夫差日夜勤兵報越，欲先
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越王曰：「吾已決，遂興師。」吳土聞
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會稽。
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為之奈何？」蠡對
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者以禮以遺之。不
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
「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請為妾，
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弗許也。種還以報
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吳太宰嚭
貪，可誘以利。請間行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
吳太宰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
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辜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
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赦之，
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

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胆於坐卧即仰胆飲食亦嘗胆也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賤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種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撫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寔害周室德少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楚疥癬也爾王釋齊楚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高昭子讓子胥子國惠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與之越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沼乎詔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謀因諛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寔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前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不備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諛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

聞其托子於鮑氏王大怒伍員果欺寡人欲反賜子胥鏃劍以
自刎員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
我不受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
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之人於是吳任詔政三年勾
踐召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
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
復問范蠡曰可乃發習流戰者二千教士常教練四萬人
君子主所親六千人諸御在軍者千人伐吳敗遂殺吳太子
吳告急於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乃秘之使人辱禮
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與吳平後四年越復伐吳士
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越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吳師敗
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上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
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常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
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王趾而誅孤臣惟命是聽意
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蠡曰會稽
之事天以越賜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敢逆天乎且君王早
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棄之可乎勾踐曰吾欲
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

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人謂吳王曰吾
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
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
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
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
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
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
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
子教寡人伐吳士術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
遺之好美以營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
竭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
曰邦家富而脩器利九曰聖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為我
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鼫與立周頌我將之詩此
以死上帝之我歌○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刑文
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
時保

巡狩

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
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與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
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

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脩。五歲再閏。天道大脩。故五歲一巡狩。

明堂

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堂。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取其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論明堂制。非一。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者四面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

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

燕

燕姬姓。伯爵。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王定天下。為周太保。食

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

滕文公

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滕至滕侯穀當魯隱公七年而不書名未同盟也數傳至定公尚為宋後造定公子文公見孟子聞性善堯舜之說行喪禮井田後二十一年為宋所滅

薛

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裔奚仲，履之後

魯平公

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自齊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臧倉止之

微仲

微仲名衍一名泄微子之弟也初微子封於宋其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為微仲禮云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是也

膠鬲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

子欺將之殷也。鬲曰：以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戰大克之。武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明日早晏期，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

置郵

馬適曰：置，步適曰郵。註置驛也。郵，駟也。何別於驛？置，騎也。從馬。畢聲。驛，駟傳也。從馬，行聲。驛主於騎，言馬也。駟主於傳，言牛也。

孟賁

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過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賁瞑目而視，船人髮直，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揚旛入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况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

七十子

四配

復聖顏子字子淵

宗聖曾子字子輿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十哲

閔損

冉耕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

冉求字有德

仲由字子路

言偃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

顓孫師字子張

西廡

澹臺滅明字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

原憲字子思

公冶長字子長 南宮适字子容

高柴字子高

漆雕開字子開

樊須字子遲

司馬耕字子牛 公西赤字子華

有若字子有

琴張字子開

申枨字子讀

陳亢字子禽

巫馬施字子期

梁鱣字叔魚

公皙哀字季次

商瞿字子木

冉孺字子魯

顏幸字子柳

伯虔字子新

曹卹字子循

冉季字子產

公孫龍字子石

漆雕哆字子飲

秦商字子丕

漆雕徒父字子有

顏高字子驕

商澤字子季

壤駟赤字子徒

任不齊字子選

石作觸字子明

公良孺字子正

公夏首字子藥

公肩定字子中

后處字子里

鄒單字子家

奚容蒧字子音

罕父黑字子索

顏祖字子襄

榮旂字子祺

秦祖字子南

左人郢字子什

句井疆字子疆

鄭國字子徒

公祖句茲字子之

原元字子籍

縣成字子祺

廉潔字子曹

燕伋字子思

叔仲嚶字子期

顏之僕字子叔

邾異字子歛

樂敫字子聲

公西輿字子上

狄黑字子之

孔忠字子茂

公西蒧字子尚

步叔蔡字子車

十五 蒲考

十七

施之常字子常

秦非字子非

顏噲字子噲

顏繇字季路

魯點字子皙宗聖

天時

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金到這裏衰所以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寔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

地利

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其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又曰兵形象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

子噲附子之

子噲燕文公子也噲既立齊人殺蘓秦蘓秦與燕文公夫人通

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

間欲以亂齊，大夫与之爭寵，使人刺秦且死，謂齊王臣即死車裂臣以殉于市。曰：蘓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討矣。齊王如其言而殺秦。蘓秦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其弟蘓代與子之交及秦死而齊王欲用蘓代，燕噲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蘇代為齊使於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蘓代欲激齊王而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領也為臣國事皆決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諾將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乃與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殉，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怨。齊王因令長子將五都之兵，因北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擒子之而醢之，燕人共立太子平為昭王。

魯繆公

繆公名顯，元公子，悼公孫也。元公在位二十年卒，繆公即位。元

年壬申公儀休為政泄柳子思為臣繆公問子思曰寡人不得
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
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荅曰彼聞舜禹之
於其父非弗欲其有述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議之大故弗
敢私云爾公曰何道可以利民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
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貶
困匱無令人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善又問子思
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
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鄰國其興也勃
矣立三十三年子奮立為共公

泄柳

泄柳字子柳魯叔仲皮之子也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碩柳弟具喪
之何事合用子柳曰何以哉無財子碩曰請鬻庶弟之母子柳曰如
具祭器以物助喪曰子柳曰不可吾聞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
也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閉門不納或曰
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
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

上孟備考 二十
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申詳

文子之子木

申詳魯人子張之子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戌奔魯。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詳曰請聞之。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曰有龍穆之徒好飭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寔而不修名為善不求人知。

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色。而弗能知此。所以為愛同己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

公明儀

儀武城人也。為子張門人。甚尊其師。嘗問曾子曰夫子可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烹熟羶薌嘗四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

率為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子張
 有父喪公明儀相馬問啟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顙顙乎
 其順也啟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子張
 死公明儀為志也記識馬褚幕丹質褚者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
 其師故為褚不為帷但似蟻結於四隅啟士也又于褚之四角
 幕形以丹質之布為之禮士之飾也禮士之飾也

豳風七月之詩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
 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一之日鑿冰冲二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
 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濟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溝澮澮所以通水于川遂
 田必有遂遂上有徑以徑於遂遂上有徑徑於遂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
 遂溝上有澮澮可容百夫有澮澮之廣澮上有澮澮之廣澮澮上有澮澮之廣澮澮上有澮澮之廣澮澮上有澮澮之廣澮
 有澮澮深二澮上有道道可容萬夫有川澮澮之水澮上有
 路以達於澮

上作光

都鄙問助法八家同井註

周禮冬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間廣四尺深四尺為溝。方十里為成。百夫之田其方成。間廣八尺深八尺為洫。方百里為同。千夫之田其方同。間廣二尋深二仞為澮。

龍子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龍子為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地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

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衰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有御妻子制隸僕。此奚疾哉。奚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凡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達。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小雅大田之詩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與雨祁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獲。稱此有不歛。濟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未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庠序學校

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井田

理民之道。地著安土為本。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百為畝。十百為夫。三為屋。三為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

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

神農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安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為姓。承庖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乃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天下耕稼。食穀。故號神農。其為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人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飢者矣。一女不績。則天下有受其寒者矣。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恭生。各食其力。於是作蜡祭。歲

報順成天子大蜡祭有八神一先嗇謂神農一司穡謂后稷三農謂田畯四郵表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蓋田夫也五猶以其食田鼠大庠以其食田豕也防之以楮其止水八水庸謂溝所以通水者皆有功于民故並祭之以楮鞭草木楮赤色神農以火德王故錯祭後用赤鞭草木使前動也始嘗百草制醫藥以療民疾俾無夭札又作又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耒

周禮冬官車人為耒庇庇長尺有一寸庇耒下前中直者三尺

有三寸中直謂庇上勾下耒之制上勾者手所執處二尺有一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一尺有六寸與步相中

也自耒下之庇緣其外而上至耒首望直量堅地欲直庇柔地之有六尺六寸所謂弦也故与步相中欲勾庇直庇利推勾庇利發直庇入深故利推倨勾聲折謂中

地倨在處勾曲處聲折其弦勢處也勾直各得其中則宜于地也

耜耜耒耜之廣五寸二耜為耦兩耜相合斷木為耜操木為耒

釜釜甑

釜用之以蒸者也治人為之甑用之以蒸者也陶人為之

益益

益名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

上孟備考 二十五

契

契帝嘗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嘗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也墮其郊。狄吞之。因孕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舜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

麻縷絲絮

麻。葉也。皮績為布。子可食。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嘉。縷。藍縷。救衣也。絲。蚕所吐也。一蠶為忽。十忽為絲。蚕眠成繭。三縲成絲。絮。救錦也。一曰縲餘為絮。

狐狸

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形似狸而黃。善為魅。性多疑。審聽死則首丘。狐者古之淫婦。其名曰紫。化為狐。故自稱阿紫。千歲為淫婦。百歲為美女。為神巫。為丈夫。狐有媚珠。又祀北斗而靈。善變化。狸似虎斑。亦有似貓斑者。又一種香狸。有麝氣。

蠅蚋

蠅好交。其前足有紋。繩之象。故蠅之字体從繩。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謂蠅扇醜也。青蠅。亂色。蒼蠅。亂聲。蒼蠅多生榆葉間。以葉作房。久則小蟲脫為蠅。蚋。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因雨而生。

上孟補考

二十六

趙簡子

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襄生宣子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必欲索而殺之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謀立武杵臼取他兒佯為趙武匿山嬰出給曰典武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乃使殺杵臼及他兒而趙氏獲存後武立號文子生景叔生簡子勒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謀王室也時王室有子朝令輸王粟具成人輸粟米以供王其人徒以成周曰明年將納王十年遂入敬王於周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

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

趙孟與焉然不得已惟德可免晉定公九年宋樂祁使於晉趙

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地獻楊楸干楸也以六十於簡子范

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

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十一年簡子言晉侯曰諸侯唯宋事

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乃歸樂祁歸

卒於太行十二年夏魯賊臣陽虎來奔簡子受賂厚遇之仲尼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十三年簡子帥師圍衛報夷儀也衛懼貢

五百家簡子命置之邯鄲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趙午曰歸我

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趙氏邑欲徙五百家于此午不用命，簡子怒，召牛

而囚諸晉陽，午使其從者脫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脫劍入，欲謀

殺簡子，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所討於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遂

殺午。趙稷午之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趙午荀寅甥也。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圍邯鄲。將作

亂，攻趙鞅，董安于趙世聞之，告趙孟曰：「先脩諸孟曰：『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

殺我，以解說。可。孟不可。既而范氏中行氏攻趙氏之宮，趙鞅奔晉

陽。晉陽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夷，范

與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

惡。簡子即韓不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范臯夷

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范氏中行氏攻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于是荀

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

文子、中行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魏地韓魏以趙氏為請，晉侯許

之。趙氏入於絳，盟於公宮。十七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

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

上孟補考

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趙孟曰：「范氏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智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智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禮安于於廟。十八年，趙氏圍范氏，中行氏於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十九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聩於衛，不內居戚。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鄆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斥曰：「吾車少，以兵車之，跡與軍，駟與車，先陳軍，駟有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

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
德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
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
君恃鄭而保焉。今鄭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德義，除垢耻，在此行也。克猷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
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寔圖之。趙鞅入晉
得歸，改若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辟屬次大棺也，素
名志也。車樸馬，無入於兆。下鄉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良御，簡子衛太
子為右，登鐵上。升鐵丘望見鄭師，衆太子惧，自投車下。子良授

二十五

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以刑贖為婦人言其怯甚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

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冠繫羽御

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麋束縛也之吏詰之御對曰疝疝瘡疾作而伏

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

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

備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析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

命不敢謀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蠶旗

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喜太子前傳僂曰雖克鄭猶有知

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臣為范氏

稅趙氏得而獻之得龍敵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

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敗獲旗於子姚之

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駸而射駸鄭師而前

列多死晉前軍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

不衰雖伏弓衣而吐血今日我上也我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

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邲良曰我兩將絕吾能止之在胸我

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韉皆絕二十一年簡子拔邲鄭中行文

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邲

鄆相人范中行餘邑入晉三十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
 吳晉爭長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
 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鞅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
 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
 食之下者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
 請少待之乃先晉人三十三年衛太子蒯聩自戚入衛是為莊
 公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
 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杯
 之太子疾又使杯莊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國書陳瓘陳恒

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子玉即陳瓘使致師者釋因服之本服與
 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無見晉師而辟之豈敢廢命
 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冬十月簡子復
 伐衛入鄆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濟
 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簡子有臣周
 合好直諫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
 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不聞周合
 之鄂是以憂也初簡子疾五日不知入大夫皆懼醫扁鵲視
 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晉秦繆公嘗如此

七日而寤。之日告公孫枝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
久者。遠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枝書而藏之。秦識于
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歸縱淫。此子
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必有言也。居
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
命我射之中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喜。
賜我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往
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將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
范。尉之。西。今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七世之孫。
董步丁少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
畝。它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及之。當道者曰。
吾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
道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曰。主君之疾。陰在帝側。簡
子曰。然。子見我。何為當道。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
曰。是且何也。當道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
鄰。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

姓何也。當道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以賜翟犬？當道曰：見主君子也。翟犬伐之先也。主君之子必且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時服也。廢除裘裳也。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治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至。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其毋賤翟評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是後簡子

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先得者賞。諸子馳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矣。乃廢太子伯魯，以卹卹即王為太子，是為襄子。

小雅車攻之詩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旒設旌，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騶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馬鳴悠々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兀矣君子展也大成

公孫衍官名犀首

衍魏之陰晉人也與張儀不善儀為秦之魏王相張儀犀首
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儀合秦魏
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
陽已久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錯止矣然則
魏必圖秦而棄儀牧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
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

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能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燒

撥馬蕪焚杆秦蕪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

五國或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之以撫其忠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一段為一純婦女百人遺義

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李

佈之下張儀卒犀首相秦佩五國相印為約長

張儀

儀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穎川陽城有鬼谷隱居于

晚益七篇像秦同好學述剪髮鬻以相秦或備方寫書或餒食
于路邊見墳典途中無所題記則以墨書掌及股還而寫之鬼
上五篇皆

谷見而異焉。乃卒。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
以其術于諸侯。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貪無行，必此盜相壁。
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喜子毋讀書游說，安得
此辱乎？儀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
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
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
子何不往游以求通于之？願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秦，乃誠
門下人不為通，人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
之食。因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

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却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
益及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我幸先用而能用，
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
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
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
給而弗告，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
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
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愛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

士左精勞

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若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莛。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救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惠王之前。司馬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不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救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主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

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馬拔一國。而天下不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為貪。是一舉而名寔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善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也。好。惠王曰：善。起兵伐蜀。取蜀王。更號為侯。使陳莊相蜀。既屬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患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年。立

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厚儀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四歲。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因令秦伐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收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中。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事秦。哀王於是乃肯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肯秦。合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欲伐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納。

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
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於
此者。楚王悅而許。群臣皆賀。陳軫獨吊。曰：以臣觀之，商於之地
不可得。而齊秦合。秦合。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軫曰：夫秦
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貴夫？
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
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不若陰合而陽
絕於齊。使人隨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
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
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至秦。儀失
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
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獻大王。左右楚使曰：
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
怒。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
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
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蓋擊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
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攻秦。至藍田。大

七五補考

三十一

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
 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但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
 之口弗忍言儀請行惠王曰彼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
 心於子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言皆從
 且臣奉王符昔使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懷王至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
 亦知子之賤於王乎袖曰何也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
 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
 為媵楚王重地尊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

於是袖日夜言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使儀來
 至重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
 南毋為秦魚肉也王悔赦儀厚禮之如故儀既出未去聞燕秦
 死乃說楚王楚王已得儀重出黔中地與秦張儀去楚遂之韓
 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儀歸報秦王封儀五邑號武信居使儀東
 說齊湣王乃許儀去而說趙王許儀北之燕說燕昭
 王聽儀歸報未至威賜惠王武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
 悅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譏張儀諸侯聞儀奔武王皆畔衛復
 合從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儀未已而蘇諫又至儀與誅因謂

武王曰。像有愚計。願殺之。三曰。秦河對曰。秦社稷計。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公聞之。憎儀。二。齊在秦必攻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三。齊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二。出。三。函。四。以臨周。祭罷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具車三十乘入像之梁。齊果興師伐之。韓王患也。請令罷齊兵。使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三王甚惜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像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托像對曰。是乃王之托像也。夫像之出也。固於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其憎儀。之所在必與帥伐之。齊梁之兵連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罷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敵鄰以內自臨而信像於秦王也。此臣所謂托儀也。齊王曰。善。乃解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冠禮

冠者禮之始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

重禮重禮。所以為國賓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黜於客位。三加。酒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也。責成人禮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為人可為人而後可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嫁

男三十娶。女二十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促陰舒。男三十筋骨強壯。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周霄

霄。魏人。霄謂宮他曰。子為霄謂齊王曰。霄願為外臣。今齊嘗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言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耕助

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上帝。親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

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蠶繅

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不得為容省婦

使咸省歲象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

服毋有敢惰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外命婦養

比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也稅其繭十之一其以桑為

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古者天子諸侯有公桑蠶室

近川而為之便於築宮仞三尺棘墻置棘于墻上而外閉之外開戶

而關則及大昕之朝季春朔旦君皮弁素績卜三宮夫人天子謂三

夫人立三宮半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

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畢也世婦率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

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王后而受之因少牢

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子繅三盆手置蠶

以手三次掩之每掩則以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

手振出其堵故云三盆手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

之至也

梓匠輪輿

梓匠輪輿

梓人有三一為筍簾懸鍾磬架也橫曰筍直曰簾一為飲器一為候射匠人

有三一建國始作而立一營國周圍而治一為溝洫輪人有二一為輪一

為蓋車上覆者輿人為車蓋者輿人為車

宋王偃欲霸註偃攻襲兗別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

東敗齊取五城南敗越取城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

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

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偃

主四十七年齊偃王與魏越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按宋王時有雀生鸕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

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速成故射

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屏其臂彈其

鼻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逃倪侯之館遂死

戴不勝 薛居州

二人皆宋臣也戴宋戴公之後以謚為氏時王偃淫暴不勝謂

居州曰陳善閉邪惟善士能之于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

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

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何哉

段干木

木晉之駟儉音狙也儉者合人已察交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

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知段干木賢過其閭則軾之僕曰君胡

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干木賢者也安得不軾且吾聞段

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放驕之干木光乎德寡人光

乎地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

相致祿百萬木不肯受國人相與頌文侯曰吾君好正段干木

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未幾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

秦君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

乎秦君為然遂按兵不攻

飛廉

廉顯頊之裔大廉之玄孫仲衍之後也世有功佐殷國其玄孫

曰仲滴在西戎保西垂生飛廉生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

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時飛廉為紂作石槨於

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槨紂既死無所歸報故

報曰作銘曰帝令處父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

遂葬於霍太山廉復有子曰季勝以下五世有造父為穆王

御封於趙衰其後也惡來早死有子曰女防其五世以下生

上孟備考

四十五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非子亦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後賜嬴姓以有秦云。

墨翟

墨子名翟。宋人。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以是邑號朝歌。墨子不入。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絲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用務也。古者無文者。得珠之矣。錦繡紵。締亂君之所造也。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隋侯珠者。有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賣。且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釐

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惡在事乎。奢也。公上適見越王。語墨子之義。王說。謂公上過曰。子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適往。復墨子。墨子曰。若越王能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民。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無所用之。墨自子死有相文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卸林氏之墨。故墨之沒離而為三。

匡章

章齊人。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西君相使者數相往來。章為變其微幟。而使秦君候者言

章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叛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殺之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董望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宣王因燕人亂，命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又大勝。

陳仲子

仲子字子終，齊人。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為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妻，請入計。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遂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盜跖

跖，柳下惠弟也。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所過之邑，民苦之。孔子與柳下惠友，謂惠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

人先者必能教其弟。今子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為子往說之。惠曰：子不聽。父之詒，弟不聽。先之數雖夫子將奈之何哉？璠之為人心如涌泉。意若飄風。強足非殺辨是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夫子無往。孔子不聽。借顏回子貢往見之。璠大怒曰：此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尔作言造語，妄稱文武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于子。天下何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自謂聖人耶。再建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聞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之所言，吾之所棄也。詐巧虐傷，非可以全真也。真足信哉。孔子微璠之

徒嘗問璠曰：盜亦有道乎？璠曰：何遠而無道耶？夫安意室中之藏，聖人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未之有也。璠暴戾且壽，老而不死，是以謂之賊云。

十五詩考
七十一

夫。子。將。奈。之。何。哉。雖。之。為。人。心。如。涌。泉。意。若。飄。風。俗。足。非。難。
 是。論。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夫。子。無。社。孔。子。不。曉。俗。者。
 子。貢。往。見。之。賦。大。怒。曰。此。魯。國。之。巧。儒。也。孔。子。亦。耶。亦。作。事。
 亦。是。稱。文。武。以。建。成。天。下。之。主。而。欲。交。言。善。為。盜。矣。夫。子。亦。
 命。而。將。為。大。盜。未。之。首。也。縣。暴。矣。且。善。矣。而。不。可。果。以。賊。之。類。
 蘇。望。入。也。入。夫。與。也。出。影。暴。也。味。何。否。聲。也。亦。此。以。世。年。林。不。
 林。嘗。問。縣。曰。盜。亦。有。道。乎。縣。曰。何。意。也。無。道。則。夫。若。能。盜。乎。

下孟備攷
定本

新刻徐闇公先生四書備攷定本目次

下孟

○離婁

○公輸子

○師曠

○六律

○五音

○規矩準繩

○大雅假樂之詩

○大雅板之詩

○厲王

○幽王

○大雅蕩之詩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

註

○太公

○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

○大雅柔桑之詩

○淳于髡

四書傳

○晉銅鑿盈註 ○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一

○四世而總註 ○曾元 ○西子

○齊風南山之詩 ○共工 ○謹堯

○三苗 ○鮀 ○小雅北山之詩

○大雅雲漢之詩 ○大雅下武之詩

○癰疽 ○彌子 ○百里奚

○秦繆公 ○虞公 ○虞

○虢 ○宮之奇 ○費惠公

○晉平公 ○小雅大東之詩 ○易牙

○熊掌 ○大雅既醉之詩 ○曹交

○烏獲 ○華周 杞梁 ○五伯

○慎子 ○白圭 ○孫叔敖

○魏風伐檀之詩 ○丘民

○八錯 ○邶風柏舟之詩 ○軌

○散宜生

下孟

目六

○錯宜主

○人辭○小雅北山之詩

○蹇風於豳之詩○下武○陣

○斯于○白圭 ○無味○正

○高蘇○華周○味果○忠○正

○黜掌○大難○輻之詩 ○曹交

下孟備齊定本

離婁一名朱黃
帝時人

離婁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邪曲直一見不爽絲髮也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或以為魯昭公子

班嘗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闕一發其車遂行又為木為令之自飛楚攻宋般為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將以攻宋雲將也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

下孟備考

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
補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誑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
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亦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
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不能
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
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
宋城矣般又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乃作一木仙舉手
拈吳地大旱三年吳人卜曰此般所為也乃賫物謝之般斷木
仙一手吳中大雨

師之樂師也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師
曠曰天下有五墨也而臣不得與一也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
群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也
也忠臣不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肯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也
墨也奸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
而君不悟此三墨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
無厭諂諛之人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也至道不明法
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也國有五墨

下孟補考

二

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小墨。耳。何害乎國家哉。師
曠侍於平公。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
君寔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
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
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曷神之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
公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聞新
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
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
延所作也。與紂為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
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
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
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平
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
奏之。有玄鶴二隻。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
大喜。起為師曠壽。反坐。問曰。者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

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若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之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鐘。杜篋自外來，聞鐘聲，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平公曰：尔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也。集，郊日死，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齊伐魯，會晉侯同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晉人知齊侯將登山以望，乃使司馬斥開山澤之險，雖晉師所不至，使乘車者左寔，右偽至之地，必疏建旌旗以為陣，示其衆也。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師曠告晉侯曰：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師曠告晉侯曰：齊師果夜遁。晉人聞有楚師，

下孟備考

四

鳥，得空，齊師果夜遁。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晉聞楚伐鄭嘗歌北風以听晉之強弱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有石言於魏榆魏邑名榆其地也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謂石本不能言抑且又嘗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听之失妄為言也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祈之宮叔向曰子野曠字之言君子哉

六律

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之物呂以旅陽宣氣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而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鐘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鐘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甚於黃故黃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太簇太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大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

故曰窮。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後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宜物。位於丑。十二月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於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茂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姪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姪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姪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

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

六律陽聲。六同陰聲。今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

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一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馬。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馬。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正月建馬。辰在枵。應鍾卯之氣。二月建馬。辰在析木。始洗辰之氣。三月建馬。辰在梁。南呂辰之氣。三月建馬。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馬。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六月建馬。辰在大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馬。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四月建馬。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馬。辰在奎。建馬辰在悻婁。蓋辰與所會。在天為十。有二三舍。在地為十。有二。陰陽之吉。天地有然之序也。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二十二著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鐘為首。其以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聲。下生者去一馬。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西為下。生上生為陽。上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下主減。



故三分去二

五音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乱則在治滯之
 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
 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
 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
 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
 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
 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
 事而後有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

規矩準繩

權與物均而生衡。生規。圓生矩。方生繩。直生準。正則
 平衡而均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
 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
 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
 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

大雅假樂之詩

下並備考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上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大雅板之詩

大反常道便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不寒於實

其心以為無復有理但恐已妄行無有後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天_欣之方艱無然

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澤矣民之莫矣_{莫定}天之方震

無然詭_{戲舞}老夫灌_{不信而驕之}小子矯_{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

熇_{熇盛也}不可救藥_{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天之}

墮民如墮如隤如璋如圭如取如携_{皆言}携無曰益墮民_{孔易}

豈可渡民之多辟無自立辟_{人維藩}人維藩_{人太也}大師維垣_也

升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

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旦及爾游衍_{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

厲王_{名胡夷}天子

周自夷王政不綱厲王元年楚熊渠畏之自去其王號三十

年間天下無他其後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不聽

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三十三年王愈暴虐侈傲國人諗王召

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

不朝三十四年王愈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

不朝三十四年王愈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

不朝三十四年王愈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

不朝三十四年王愈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

不朝三十四年王愈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

不朝三十四年王愈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

不朝三十四年王愈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

不朝三十四年王愈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

不朝三十四年王愈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

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穆公曰昔吾驟諫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怨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讒懟怨而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

幽王

各官澀宣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毋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后不信諸侯亦不至幽王以驪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十有一年申侯與緄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

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

大雅蕩之詩

蕩上帝下民之辟疾成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女殷商女魚然於中國歎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鄉文王曰咨女殷商如罔如璿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災有於中國災怒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女殷商匪上帝來時殷不日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魯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撥放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註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為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

姑娣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斲政焉。

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

皇甫鏞傳為司農郎。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鏞稟會。丞以辨濟師。帝悅。進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鏞以吏道進。既由聚歛剋剝為宰相。至魚市道。皆嘔之。崔群裝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

極語鏞姦邪。苛刺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願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鏞則四方鮮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金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耆杖策淮西。詣行營裝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八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右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治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今李光顏烏重胤擊賊。供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

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
是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許之。

大雅桑柔之詩

此芮伯刺厲王之詩

為謀為戆

也

亂况斯削

也况滋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

辨別賢否之道也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太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

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申呂

或封枝，糜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

西伯善養老，乃西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

龍非驪，非熊非羆，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老

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乎？」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

事，吾非樂於漁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

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以興，子真是

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

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庫，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於

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為師，望左右文王德，享政平，虞芮質成。

於是伐崇密須，夷作豐邑，三分天下，其二歸周。文王崩，武王即位，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紂師敗績，紂反走，祭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取明水于日，欲得陰陽之氣，陳明水以為玄酒。衛康叔封布采，師尚父率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封師尚父于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人夷也。會計定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亂，諸侯並侵，天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

子亮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
問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鳴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

三于是乃朝諸縣令七十二人賞一人即墨大夫誅一人即剛大夫

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

加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費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

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汝笑

豈有說乎髡曰昔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穰田者操一猪蹄酒

一孟而祝曰甌窶漏簞甌樓枕杯樓也簞卷也甌窶謂汗邪漏

五穀蕃熟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

至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

大悅置酒後宮召髡使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

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

哉其說可得聞乎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

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音韞鞞音鞞鞞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

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斗

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

吾握手無爵。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上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淳于髡曰。得金。昌失金。亡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可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馬淳于髡曰。弓膠析幹。所以為合也。卷力不能傳合。疏罅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人也。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調。不能成其五音。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三志在驅逐。復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客見以報王。王大

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禮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駟馬，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曾元

曾元，曾子子也。曾子寢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龜鼈，猶以淵為淺，而掘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耻辱無由至矣。

晉錮欒盈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十四年來桓強，逐范鞅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

初，桓子妻宣子女也。州賓，懷子患之。欒氏家，隱也。初，與之私通。

祁懼其討也，逆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欲。

鞅素怨懷子，謀宣子使臣著而逐之。秋，乘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來氏也。

禁錮盈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冬，會於沙隨，復錮來氏。

氏，晉知盈在齊，復錮之。

下五前考

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取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四世而總註

上有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則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則祖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復祖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祖免者肉袒而著免狀如冠而

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也檀弓免馬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祖免若朋友在家則吊服加麻加麻者素并上加總之環經然則祖免亦朋友之服也共高祖之父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製不冠為之祖楊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之而竭不變可也引此以喻五世而斬

西子

居帶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鬻新浣紗為世絕色西子嘗

下孟蒲考

十六

病心而顰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是其美冰人之所能效也越王得之飾以羅縠教以容步學服而使范蠡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不可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王不聽受之後越滅吳蠡復取西子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

齊風南山之詩

南山崔嵬雄狻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綏双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藝麻如之何櫛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

鞠止

共工

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請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治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窮奇即共工也

謹兇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治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為比周

三苗

下五音

十八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才隱食冒
必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寔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蘇

蘇字熙顛頊五代孫也夔萬之父仕堯封於崇謂之崇伯顛頊
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蕩傲狼明
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構杻

小雅北山之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士子朝夕從事庶事靡盬我父母

○普天之下莫不歸土率土之濱莫不歸王臣大夫不均我從
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加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剛經營
四方或燕或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
短叶號或慘或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
慘或畏咎或出入風謔或靡事不為

大雅雲漢

維彼雲漢昭回於天玉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
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隰隆蟲
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耗歎下土寧丁我躬早既太甚則不可推競業如靈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於權尋既太甚滌山川旱魃為虐如快茹焚我心憚暑憂心如重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吳天上帝寧俾我遺

大雅下武之詩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於京王配於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于萬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奚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為媵奚耻之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使人謂之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人遂與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奚乃迎蹇叔於宋取由余於我求石豹公孫枝於晉三置晉君一救荆禍繆公之霸皆奚之力也奚為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作樂所贊齊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麩麩音檢移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乳鷄今適

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黃黎楹伏鷄五穀皮今日富貴捐我為歌畢奚愕然問之乃其故事也遂遂為夫婦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視為政於秦繆公嘗使其禦晉師于殽為晉師所敗大夫請殺之繆公曰是孤之罪也孟明何尤焉復使為政既乃率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鄆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遂伯戎

秦繆公

繆公名任好德公子宣公成公弟也秦繆公其先帝顓頊之苗裔至虞舜時有栢翳者為主畜多息賜姓嬴其後非子在周孝王時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分土為附庸邑之秦歷數世至德公立二年卒長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子九人莫立弟成公四年卒子士人莫立弟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戎勝之四年迎嬀於晉五年贖百里奚見前授之國政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之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國於齊而乞食地名蹇叔收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得脫齊難而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

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知虞君不用臣，誠私利祿爵，且
留，再用其言，得脫不用。及虞用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厚幣
迎蹇叔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晉驪姬作亂，太
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
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
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
送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入城與秦。」及至，已立而
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殺里克。丕鄭聞之，怒與繆公謀
曰：「晉人不欲夷吾，寔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
鮒計也。願君以利害召呂、卻、鮒，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使人
與丕鄭歸，召呂、卻、鮒。皆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子
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
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大臣，此其時也。不聽而陰用豹，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弗與，因其飢
伐之。繆公問公孫枝，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
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
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號射曰：「因其
飢而伐，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攻秦。繆公發兵使丕

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繫。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其所圍，晉擊繆公，傷於岐下，食善馬者三百餘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穰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遂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求從，而見繆公窘，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妹，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號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公曰：「吾得晉以為功，今天子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年，諸侯雍饗，七年，牛二，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河西地。即前年討秦而使太子圉質於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三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在亦更立他子。」圉乃歸亡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亦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

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
立為晉君是為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為懷公秋周襄王
弟帶以翟伐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告難於晉秦繆公
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
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
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
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
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經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
利者且人賣鄭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公曰
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
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蹇叔哭之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
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遠還
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三
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
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
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
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今已覺之往無及
已滅滑晉之邊邑也當時晉文公喪尚葬太子襄公怒曰秦

悔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遮秦兵於鞏擊之大破秦
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為秦三囚將
請曰寡君之怨此三人入于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
快烹之晉君許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向三將哭曰
孤不用蹇哿百里奚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
毋怠渡三人官秩如故愈厚之三十四年公復使孟明視等將
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因兵歸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
晉人也亡入戎能留言聞繆公賢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
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

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
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
帝制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後世日以驕淫阻法
度之威以責督於下羅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爭怨
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舍戎德以遇
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
此真聖人之治也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教
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
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

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管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樂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使數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繆公以客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西伯、公西赤，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取王官及郃，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度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

聽無譁，余誓也。古之人謀黃髮，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

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予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伯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良臣以從死，且先王崩尚，有遺德，乘法况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虞

虞姬姓公爵出太王子仲雍生季簡生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

虢

虢姬姓出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緡城也

宮之奇

奇虞大夫晉獻公立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焉對曰奇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之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不道保於道旅以侵救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清先伐緡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伐虢滅下陽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敵晉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

稱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我，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寔親，唯德是依。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虞公

公姬姓，虞仲之孫，公好賄，弟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馬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奔共池。既而返國，晉獻公十九年，將伐緡，使荀息以璧馬云。晉滅緡，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大夫，并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故春秋書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費惠公

公姬姓懿公之孫。廆父之後也。廆父為魯大夫，城郎居之。因為費邑。傳至惠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用王順。長息為臣。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有自也。

晉平公

公名彪，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靈公與戰，歷下齊師敗走。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晉欒盈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盈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太行，欒盈從曲沃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盈，敗走曲沃，沃攻盈，死。遂滅欒氏宗。盈，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盈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于高唐，去報大行之役也。十四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獻子寄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池，臺而不恤政，在私門，其可文乎？」晏子然之。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起而對曰：「王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于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

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平公於是造夾。唐平公藏。寶之臺。失士大夫皆趨車馳為救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所藏。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在下。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歛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嗟。今皇天降災於藏臺。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後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錫也。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乃罷役。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

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納止坐殿上出鐘磬等瑟有
頃平公曰客子為樂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曰諾犯
申其左臂而誅五指平公問隱官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公
曰歸之犯則伸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楮
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
而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公乃屏鐘鼓除竿
瑟公問叔向曰歲飢民後翟人攻我若何向曰歲飢年來而反
矣疾戾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乎曰大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傾寵於小官而君不知
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極諫無隱二十六年公卒

小雅大東之詩

有饒籃飧有揀棘也以棘為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瞻焉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葛屨可以
履霜佻々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東人之子職勞
不來西人之子繁々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
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
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
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

以箴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易牙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善調味。能辨淄澠之水。齊桓公好肉。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

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

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衛共姬。因寺人

貂以薦羞於公。寺人。菴。宦名。貂者。有者于桓公。故易牙因之。而

進。公曰。子善調味乎。吾蓋盡嘗天下之味矣。唯蒸嬰兒之味未

嘗。易牙遂蒸其子首而獻之。自是亦有寵於公。許之。立武孟。管

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革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

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饗寡人。尚可疑耶。管仲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忌。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逐易

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寺人貂相與作亂。塞宮門。

喬以公命。有一嬖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飢欲食。我渴欲飲。

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矣。公嘆曰。

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

熊掌

下孟補考

三

熊掌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為熊白其膽春在前夏在腹
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飢則
自舐其掌故其涎在掌熊羆眼直惡人橫目其白生於心之下
育之上如熊白而麤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慙多力能拔大
木

大雅既醉之詩 全篇八章 此前五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
君子萬年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傲公尸嘉告其告維何
還且靜嘉朋友攸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曹交

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

烏獲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
官後秦武王與獲較力舉鼎折肱而卒

華周 杞梁

華周郡華旋杞梁即杞殖皆齊大夫也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
為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恥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

下五篇考

三十四

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笈也。汝生而有義死而
 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殖華周同車侍。莊公
 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於且于。
 俱言邑。齊侯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下戰。獲甲首
 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五乘之賓。
 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
 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
 死。戰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言貪莒子之貨。棄齊君

之命。令有臣如此。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為。遂進。聞
 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梁妻於郊。
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吊之。其妻
 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何辱命焉。
言若有罪。不且吊。若免於罪。猶有先
 人之救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齊侯吊諸其室。二子妻哭其夫。
 甚哀。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杞梁之妻無子。既葬。曰。吾何歸矣。
 夫婦人世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
 今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
 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生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莊公遂
 立廟於臨淄之上。

五伯

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

慎子

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于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歸止於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釐其所尊尚故云與並註別

白圭

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圭之中山主欲留之圭固辭而去久之齊王欲留之又辭而去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有五盡矣莫之志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有此五者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矣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有無吠已也故臣能無可議不能禁人謙於已也

孫叔敖

敖一名獵艾為賈之子楚之虜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

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
不得事親也母曰蛇安在敖曰吾恐他人復見之也殺而埋之
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莊公九年為費見叔敖于王
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于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
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幾高位妨賢害能臣
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
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使為令
尹王罷朝而宴諸姬問之王曰今且與賢相語不知其晏也姬
曰賢為誰王曰虞丘子利其權權口而笑王問故曰妾幸得侍
中卿以侍王非不欲此重權也以此傷王之義故所與妾同位
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以姬之言及為相一國吏民皆
告虞丘子虞丘子于是辭位而荐孫叔敖

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吊曰有以身貴而虧人者
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
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叔敖相三
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
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得樂其生王以
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
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

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月朝言之。王曰：前更幣以為輕，今市令
 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
 下令三日，復如故。自敖相楚，期年而楚治。莊王以伯敖妻不衣
 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
 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
 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
 受也。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所欲也。楚越間有
 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執，可長有者，惟此
 也。相楚知愛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
 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
 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像
 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王大驚，以
 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
 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為？孟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庶，以治楚，王
 得以伯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
 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
 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財枉法，為姦觸大罪，身

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于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立四百戶。

魏風伐檀之詩

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立民。

司馬法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二為屋。三為井。井十為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有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也。

八蜡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畷居之。故謂之郵表畷。禽獸。猫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以澆。迎者迎其神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曰土及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科也。宅安也。安土則無崩圯。水歸則无泛濫。昆蟲。類蝗之屬。害稼者。州木各歸。振于藪澤。不狩。

下孟補考

三十九

生于耕稼，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草服也。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謹民財也。順成之功，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邶風柏舟之詩

汎彼柏舟，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我思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盞，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情，愠於群小，觀閔既多，憂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西濟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軌。

車迹為軌，廣為軌。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國車之路，縱者九塗，謂野度以步，一步六尺。塗度以軌，在野論里數之，徑橫者九塗，謂之緯。野度以步，一步六尺。塗度以軌，在野論里數。步，塗有三道，車從中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五乘車共廣三丈。央，故用車之軌馬。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五乘車共廣三丈。能容應門二轍，三，應門，朝門也，二轍之內，經塗九軌。國中，由者衆，故環塗七軌。遠城曰環，祭所由野塗五軌。郊外曰野，所可容九車。環塗七軌者，少故可容七車。野塗五軌，由又少，故所五軌。人為軌，軌也。軌有三度，田馬駕馬之軌是也。國馬之軌。

下五備考

四十一

種馬駕五路戎馬駕華路

深四尺有七寸國馬高八尺故輪四尺七寸

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馬高七尺駕馬之輪後車深三尺

有三寸駑馬高大尺故輪深三尺

散宜生

崇侯虎譖西伯以告紂紂囚之姜里宜生與閎夭葦求姜女文

鳥竒貨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惡盈諸侯去殷而奕西伯宜生

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與彘叔太顛閎夭南宮适迪西伯

彘教惠鮮懷保修和有憂以受有殷命及武伐商至紂官宜生

執劍衛其後周公留召公作君奭以追道文王時事惟以彘叔
等五臣為首稱而宜生則實居其一云

下五篇

有三寸馬高丈尺故稱有三尺

散宜生

言侯亮諸西伯以告紂，因之羨望宜生與閻天華求美女文
馬奇獲獻紂，乃赦西伯及紂，惡盈諸侯去，於是西伯宜生
曰：然可代也。文王非許宜生與，斷叔大顛，聞天南宮，造造西伯
棄教惠，許保修，和者憂，凶者有，故命及武，伐商至紂，宜生
樂在田，孫首，韓子宜生，頃實，其其一。

